

何日忘之

何文匯

香港中文大學中國語言及文學系

桃李不言，下自成蹊

一九四六年夏天，二十五歲的劉殿爵先生取得獎學金，從香港遠赴蘇格蘭，在格拉斯哥大學讀書。多年以後，我對他說：「我殺氣大，剛出生便把你嚇跑了。」一九七一年秋天，二十五歲的我從香港遠赴英格蘭，在倫敦大學東方及非洲研究學院（習稱亞非學院）深造。負責審核我的申請、然後向院方建議錄取我的那位老師，就是倫敦大學中文講座教授兼遠東學系中文組組長劉殿爵教授。當時是一九七一年初，劉教授和我並不相識。

第一次見到劉教授是在一九七一年夏天。當時正值暑假，劉教授回香港小住。香港大學中文系系主任馬蒙教授知道我快要去倫敦大學，於是邀請了劉教授到中文系訪問，好讓我跟他見見面。我當時的印象是，劉教授是一位嚴謹的學者，不帶外交官的口吻，沒有商人的圓滑，而且有點內向，在陌生人面前並不多說話。當時馬教授問他，亞非學院有多少研究中國古典詩歌的學者，劉教授只說出一個名字。不知道是否出於誤會，我們都以為劉教授安排了那位學者做我的博士論文導師。

當我九月到倫敦大學亞非學院報到時，教務處的有關職員替我辦好註冊手續後，便對我說，“Your supervisor is Dr David Pollard.”並表示我可以立刻拜訪他。我心裡一怔，只覺得這名字很陌生。但接著我想，反正除了劉教授外，誰我都不認識，既來之則安之，那我就索性去敲這位 Dr Pollard 的門好了。未幾，和我面對面談話的就是年輕講師卜立德博士。他比我還要高，說話卻像小個子的劉殿爵教授一樣柔和。不過，由於初見面，大家都頗拘束。他向我解釋，古典文學不是他的研究範圍；只是劉教授說我不用指導，而他的責任主要是和我斟酌英文，所以他便做了我的導師。我當時沒想到的是，眼前這位年輕學者，後來既是我的好導師，也是我的好朋友。

在亞非學院才幾個月，我已好幾次在走廊和梯間看到一位步履緩慢、醉態可

掬的學者。他陶醉在自己的內心世界裏，絲毫不為外物所動，大有不與濁世浮沈之慨。我知道他的名字後，漸漸有所領會。

過了一段時間，劉教授和我已經彼此熟識，並且常常一起在校內喝下午茶，談論時事和學問。我領會過來的道理，卻並沒有向他提及。

再過了一段時間，我認識了校內考試委員賴寶勤教授。有一天，她對我說，劉教授用心很細密，早就對她說，那香港學生不用這裏的專家教他如何研究陳子昂的詩，他要的是一個隨和而有責任感的導師，最重要是雙方要合得來。

二十多年後，我在香港中文大學當教務長，處理過一些研究生和論文導師之間的糾紛個案。我的感覺是，不論導師有理沒理，先吃虧的總是學生。

至於我的論文導師，卻真使我由衷感激。因為我的研究生獎學金在一九七五年夏天才終止，所以我本打算一九七五年夏天才交論文。怎知一九七四年四月，我的碩士論文校外考試委員周策縱教授從美國打了個電報到倫敦給我，問我新學年有沒有興趣去威斯康辛大學教書。我慌忙答應。因為在美國的大學教書沒有博士學位很吃虧，所以我便對導師說，看來我要提早半年交論文了。當時的計劃是：八月赴美，九月開學，十二月返回倫敦考口試，一九七五年一月回威斯康辛上課。按照這計劃，我最遲在十二月初便要呈交論文。但是邊教書邊趕寫論文，真不知道能不能趕及。卜立德博士除了加以鼓勵之外，還答應我，只要收到我的文稿，便立刻看。看完便立刻把文稿寄回給我跟進。於是我就這樣決定了。

作為一個刻苦的留學生，我決定破釜沈舟，不但買了由倫敦往美國的「包機」機票，更買了十二月的回程包機機票。一張往返包機的機票相當便宜，但只能在指定的日期和班次使用，不能更改。同年八月，我便中斷了亞非學院的獎學金，遠赴威斯康辛州。

劉殿爵教授六十年代曾經在威斯康辛大學執教一個學期，和周策縱教授非常好。因為我要去威大，劉教授也順道舊地重遊，在周老師家中作客。我先到，住在周老師的客房。每天起來，甫出房門，便見到周家的牧羊犬知非(Jiffy)在門外等候。劉教授到達後，我便榮升廳長，以沙發椅為睡床。知非則每天清早在我身旁徘徊，非要弄醒我和牠玩耍不可。牠其中一樣感興趣的玩意是擲飛碟。

劉教授和周老師也喜歡擲飛碟。我在倫敦和一群英國同學玩慣了擲飛碟，技術頗佳。於是我們三人有空也以擲飛碟為樂。不熟悉劉教授的人或以為他拘謹，不苟言笑；如果看見他擲飛碟時所表現的童真，一定會大吃一驚。至於周教授則隨時隨地都表現童真。比較之下，還是我最老成，雖然我當時才二十八歲。

終於，劉教授回倫敦去了，威大也開課了。整個九月我都沒時間在論文稿上增添一個字。到了十月才拼命趕寫論文，往往通宵達旦；繼而把文稿分批以空郵寄給卜立德博士看。卜博士極速地評閱過後，便把文稿寄回威大給我。此舉令我深深感動。十一月，我租了一部重型打字機，型號和我辦公室的相同；又聘用一位研究生，晚上在辦公室內和我一起打字。就這樣，在最後關頭——十二月初，我把一式

三份未釘裝的論文寄到亞非學院教務處。

十二月中旬，我如期乘包機回倫敦。聖誕節過後，口試如期舉行。卜立德博士說他沒有問題要問，然後悠閒地吸着剛點燃的煙斗。主席賴寶勤教授說她也沒有問題要問。作為校外考試委員、來自劍橋大學的麥大維博士 (David McMullen) 立刻感覺到他所肩負的重任。如果他不發問，那個便不是口試了。麥博士於是認真地問了幾個問題，繼而說了些鼓勵的話，口試便完結。賴教授於是說，她在泉章居預訂了一張四人桌子，當天的午飯由她作東。

我在一九七六年暫別周策縱老師，回香港工作。劉教授則在一九七八年離開倫敦大學回香港，在香港中文大學就任中國語言及文學講座教授。而亞非學院中文講座教授一缺就由卜立德博士補上。

劉教授離開倫敦大學前親自指導的兩位博士生——英國人古克禮 (Christopher Cullen) 和美國人安樂哲 (Roger Ames)，後來都成為著名學者。安樂哲曾在中大任教；而我任教務長時，也曾邀請古克禮來中大訪問。

劉教授回港後，我們常常見面。有一次他問起我的工作情況，我說掣肘甚多，難有發揮餘地。在一九七九年春天一個晚上，劉教授打電話給我，問我有沒有興趣到中大中文系任教。我說有。接着，我填寫申請表格，繼而接受面試。同年八月，我便在中大開展二十多年的教學、研究和行政生涯。

八十年代後期，劉教授向校方推薦卜立德教授，中大於是聘卜教授任翻譯學講座教授。他在亞非學院的空缺則由劉教授早年的學生表達禮博士 (Hugh Baker) 補上。對於前論文導師來中大任教，我感到非常高興，並打算切實報答他。但我能做到的，只是在他就職演講時借我的博士袍給他穿，以及為他的新作《如是我文》寫序。

未幾，麥大維博士在劍橋大學升任講座教授。其後，麥教授常來中大訪問，有時一留便幾個月。可說是中大的老朋友。

表達禮教授能說流利和標準的粵語，並且精通香港新界鄉例，常常以專家身分替香港政府和公營機構辦事。一如劉殿爵教授和卜立德教授，裴教授為人正直，深受學子敬仰。千禧年初，我任大學教務長已好幾年，正要為中大設計一個漢學高級學位課程。這個課程的對象當然是外國學生，但我估計，開辦初期，報讀的學生不會多。我的構思是以文學院為核心，把現有教師的專長組織起來，由一位資深學者駐在文學院作課程主任。在非常有限的資源下，這是一個人盡其才、物盡其用的安排。當時表達禮教授剛退休，我認為他是課程主任的合適人選。徵得他同意後，我向校方作出推薦，中大於是聘裴教授為人文學科講座教授，負責漢學課程開發事宜。

過去三十多年，香港中文大學和倫敦大學東方及非洲研究學院交流頻密，互補互益，這主要是劉教授直接或間接促成的。劉教授秉性恬淡，治學勤奮，為兩校訓練和延攬了不少人材。曾經受他訓練和獲他延攬的學者，對他的學問和人格都深深敬佩。劉教授雖名滿天下，卻視榮名如敝屣；行事但存其誠，功成而不自居。正因如此，學界更心悅誠服地肯定他的功績。

望之儼然，即之也溫

當我在倫敦的時候，劉殿爵教授和賴寶勤教授因我而認識梁鳳儀。我們四人常有聚會，也是唐人街的常客。劉教授又認識了好幾位我的港大舊同學，其中和詹德隆、詹夫人左玉良以及許鞍華交情最深。又因詹德隆而認識董橋和夫人梁康藍。置身我們這群年輕人之中，劉教授顯得一點都不拘束。現在回想，當年的劉教授，較今天的我們還要年輕。

一九七八年劉教授回香港定居時，我們都在香港或快要返回香港，等著和他話舊。回港後，劉教授又和闊別三十年的張敏儀相認，並視她如至親。而在亞非學院獲取博士學位的陳善偉和孔慧怡相繼回來，也得親炙。另外，劉教授又在校內結交了很多朋友，日常論學下棋，所以日子過得並不寂寞。

劉教授早年在亞非學院教過一位溫文爾雅而又非常嚮往中國文化的女學生，她就是後來的尤德爵士夫人(Lady Youde)。尤德爵士(Sir Edward Youde)夫婦在英國時跟劉教授和賴寶勤教授已經有深厚交情。上世紀八十年代初，尤德爵士任香港總督，夫婦倆和劉教授常常見面。賴寶勤教授每次從英國回香港，總督府的禮賓車便在停機坪等候她。那時候，張敏儀任廣播處處長，和尤德夫人建立了穩固的友誼。其後尤德夫人每次因公或因私來香港，張敏儀都一定抽空陪伴；而尤德夫人每次來香港，都一定抽空探望劉教授，慰問有加。尤德爵士夫人年過八十，依然神清體健。相反地，千禧肇始，當劉教授進入曰耄之年時，精神和體力都大不如前。我們這一輩已經不年輕，日常只能獻上關懷。真正悉心照顧他的是一群中文大學的年輕同事。

劉教授學問極大，平素寡言而好思考，所以不免給人一種冷漠的感覺。接近他的人，卻體會到他平易近人和風趣的一面，不然我們一輩又一輩怎會被他深深吸引着？劉教授寬於責人，嚴於責己，口不出輕率惡毒之言，所以深受我們敬愛，而中大的年輕同事也因此樂於為他服勞。

劉教授和熟人無論談甚麼話題，都非常認真，命意務求精確，有時會給人孟軻好辯的感覺。但縱使在論辯時，他仍然是談吐溫文，從不疾言厲色。所以我們和他對談，雖然有時芒刺在背，到底還是如坐春風。

到後來老病相侵，劉教授曾對我說，他最近一提筆便忘卻字詞，所以新寫的文章有很多未填補的洞。我聽罷為之心酸；但他的語氣還是那麼平和，不帶半點怨恨。過去大半年，劉教授不再寫字，不再看書，不再說話，安靜地留在人世；終而在今年四月二十六日早上遐登，乘彼白雲，至於帝鄉。他留給世人的是豐碩的經子研究成果，留給我們的是不可磨滅的片片回憶。雖然我們有理由相信，劉教授上仙之後，所在的境界應遠勝塵世；不過，仙凡阻隔，欲見無因，這離愁別緒，恐怕一輩子也難以排遣。

二零一零年六月